

# 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

(上接1版)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外媒体注意到,党的文件把“扶贫攻坚”改为“脱贫攻坚”。

11月,“史上最高规格”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举行,吹响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全党作出庄严承诺。

承诺如金,战鼓催征。

从2015年到2020年,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阶段性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召开7个专题会议系统部署、压茬推进。

2020年3月6日,北京。在防疫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脱贫攻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脱贫攻坚座谈会。

“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顽强奋斗,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坚决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 (二)伟大的实践

2020年初,中国还有551万农村贫困人口,52个贫困县。

剩余的贫困县、贫困人口,都是难中之难、贫中之贫。

这些贫困县分布在桂、川、贵、云、甘、宁、新7省区,贫困程度深、自然条件差、致贫原因复杂,都是几轮攻坚还没有攻下来的“山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既定的节奏:春耕物资、饲料运不进村,一度有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返乡,大量农产品出不去,部分扶贫车间和产业项目陷入停滞。

1998年以来最大的洪灾突袭,直接影响200多万贫困人口。

刚脱贫群众面临返贫风险,未脱贫群众身陷困境,最后的决战难上加难,怎么办?

挂牌督战,以非常之举战非常之役!

2020年,宁夏。

多年前,红军在这里翻越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

此时,宁夏最后一个未摘帽的贫困县——西吉县,也在翻越脱贫路上的“六盘山”。

“十种九不收,麻雀渴得喝柴油。”缺水一直是西吉人几辈子没有解决的难题,当地很多人名字里有“水”字。

“每天不亮就要赶去四五公里外的泉眼担水,地上排队的水桶能有20多米,去得晚就担不上。”65岁的红耀乡村民柳志俊说。

西吉县将饮水安全提升工程作为督战的重点。

建泵站、修水池、换水源——这是瞄准短板、制定作战清单后,落实的具体行动。

同时紧盯脱贫标准,靶向攻坚,开展“四查四补”:劝返疑似辍学学生452人,新改造农村危房1530户……

到秋天,西吉县“两不愁三保障”达标率100%。

放眼全国,52个挂牌督战贫困县,不仅得到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还获得中央补助资金184亿元。

全国各挂牌县均有一名省级领导联县督导。

东中部地区2008家社会力量结对帮扶1113个挂牌督战村。

面对疫情灾情“加试题”,战贫新举措应运而生:

2020年4月15日,29岁的金素素从宁夏西海固到福建福州务工的第49天,领到了近4000元工资,也是受疫情影响以来第一笔收入。“哪怕吃点苦,只要活儿干心里就踏实。”

这次“南下”是金素素第一次坐飞机,乘坐的是“务工包机”。

在疫情袭来的日子,“务工包机”“务工专列”“务工包车”给贫困群众送去温暖……

回望脱贫攻坚8年,卫星从独特视角见证中国贫困地带发生的神奇变化——

北起黑龙江黑河,南至云南腾冲,“胡焕庸线”以西区域的夜光越变越亮。8年里这片区域夜光面积增加约55%,背后是西部地区电网加大铺设、乡级以上道路长度5年增加约64%、互联网经济增长活跃。

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卫星发现有一片迅速生长的居民社区。新居民来自海拔4800米以上的藏北牧区,搬

迁过来时,很多人不会用电、水、煤气,社区工作人员一个个地教。他们腾退的藏北家园,相当于21个北京大小。过去8年,全国有超过960万贫困人口纳入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范围,实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

学龄儿童入学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等指标显著提高;

村级卫生室实现全覆盖;

通过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务工人员技能培训,使一大批群众就业门路越来越宽……

翻阅8年脱贫攻坚战的数据,可以发现两条走势完全相反的曲线。

一条向上的曲线:中央财政投入不断加大,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连续五年每年增加200亿元。

一条向下的曲线:每年剩余的贫困人口越来越少,从2012年的9899万人到2020年底全部脱贫。

减贫奇迹来自精准方略——

这是史无前例的精准到人,明确“帮扶谁”;8年时间,近2000万人次进村入户,开展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和信息采集工作。

这是举世罕见的精准组织,明确“谁来帮”:25万多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县级以上单位派出的驻村干部,做到户户有责任人,村村有帮扶队。

这是实事求是的精准施策,明确“怎么帮”:根据不同致贫原因实施“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因地制宜、因人施策。

这是审慎科学的精准评估,明确“如何退”:明确“时间表”,引入第三方,聚焦内生力和发展力……创新构建最严格考核评估体系,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

云贵州交界处,有个“鸡鸣三省村”。

村民申昭时在通户路口处竖起了“感谢共产党”的石碑。4年前由政府帮助改造住房,2年前通户路又修到家门口。从此,他残疾的妻子可以自己坐轮椅出入,他可以外出打工,结束了留在家里背妻子进进出出的日子。

如果说一条通户路,缩短了贫困户与外面世界的距离,那么一门语言,则打开了贫困群体认识世界的窗户。

在四川大凉山,越西县河西镇多新村82户贫困村民,2019年秋整体搬迁到有卫生室、幼儿园、活动广场的新村。进了村幼儿园的孩子如今说起普通话,发音标准清晰。

千百年来生活在高山深谷的彝族民众,一直在闭塞的环境中代代繁衍。“记得第一次到广东打工,上厕所都不知道怎么问路,也看不懂标识。”一位彝族妇女这样回忆曾经的窘迫。

不会普通话,成为彝族儿童学习的重大障碍。

2018年,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在凉山启动“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迄今,43万名学前儿童从中受益,越来越多彝族孩子成为既能熟练掌握普通话也不忘母语的双语“小达人”,有些彝族父母也跟着孩子学会了普通话。

2020年8月,循化县下拉边村农民韩尕玉兰为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从长期工作的浙江杭州拉面馆返乡,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

“感觉就是一个字:快!”在自家敞亮的房子前,韩尕玉兰谈起这次行程难掩兴奋。

韩尕玉兰儿子是聋哑人,全家靠打零工维生,在脱贫攻坚启动之初,就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重点帮扶。

“感谢党的好政策,我把政府资助到户产业资金入股了妹妹的拉面馆,全家也都在拉面馆打工。现在,终于攒够给儿子娶媳妇的钱了!”韩尕玉兰说。

像韩尕玉兰这样从循化县走出去靠拉面谋生的有4万多人,开的7000多家拉面馆遍布全国。

隔河相望的保安族,发展“腰刀”产业,带动一批贫困户脱贫。

小特色,大产业。当我们把目光扩展到全国,“核桃村”“洋芋村”“小吃村”“电商村”“网红村”……遍布全国、星星点点的特色乡村,为脱贫攻坚中的山乡巨变写下鲜明的时代注脚。

贫困,绝不是宿命。湖南长沙“90后”苗族姑娘杨淑亭因意外车祸导致高位截瘫,她不认命不服输,坐着轮椅开启创业之路,带动数百家贫困户脱贫;陕西扶风县吴家村村民王喜玲不幸遭遇丧夫之痛,倔强的她顽强拼搏、自强自立,几年后成为扶风县第一个主动退出贫困户的人……

自强不息、奋斗脱贫的精气神,在广阔的神州大地充盈激荡。

一些一度离开家乡的农家子弟,也被热潮感召,毅然返回故土、建设家园。

走出大山的安徽黟县塘田村老兵黄忠诚,退伍后操持木材生意,小日子一度红红火火。但他始终放心不下村里,回到家乡任职村委会主任,“我要帮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发展产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每个贫困户脱贫背后,都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场硬仗。

减贫奇迹来自社会保障网络——

贫困人口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住院报销从50%多提高至80%左右,约2000万贫困人口纳入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范围,实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

学龄儿童入学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等指标显著提高;

村级卫生室实现全覆盖;

通过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务工人员技能培训,使一大批群众就业门路越来越宽……

翻阅8年脱贫攻坚战的数据,可以发现两条走势完全相反的曲线。

一条向上的曲线:中央财政投入不断加大,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连续五年每年增加200亿元。

一条向下的曲线:每年剩余的贫困人口越来越少,从2012年的9899万人到2020年底全部脱贫。

## (三)人民的力量

“公主殿下:请饶恕臣今日又不辞而别,殿下尚在襁褓,未成满月,臣本不应早早辞别……”

这是年轻父亲写给女儿的“请罪书”。那年,贵州遵义市汇川区农业农村局的余永流辞别家中尚未满月的小女,下乡扶贫。

2015年至今,300多名像余永流一样的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们,暂别年幼的儿女、挚爱的伴侣、年迈的父母,怀抱着改变贫困群众命运的满腔豪情,走进祖国各地的深沟巨壑,向贫困发起冲锋。

安徽金寨县中医院派驻大湾村第一书记余静,是一个在县城工作的“80后”女子。

既然来扶贫,就要干出扶贫的样子!

余静用大半年时间翻山越岭,基本搞清楚每一户贫困对象致贫的原因。丧失劳动能力的,申请入股光伏发电参与分红;年纪较大干不了重活的,提供辅助性公益岗位;年纪较轻缺资金技术的,帮助申请小额贷款和技术辅导……

遍布全国各地的300多万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以及广大乡村干部,正如长征中的红军战士,不仅让贫困地区变了样,更播撒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火种。

甘肃和青海交界处,有一系列山峰绵延50公里,传说这是女娲堆积石头而成,大禹曾在这里治水,人们称之为“积石山”。这也是青藏高原过渡到黄土高原的标志性山脉。

山两侧,一边是甘肃积石山,一边是青海循化,两个县居住着人口约2万和10.1万的少数民族——保安族、撒拉族。

2020年8月,循化县下拉边村农民韩尕玉兰为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从长期工作的浙江杭州拉面馆返乡,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

“感觉就是一个字:快!”在自家敞亮的房子前,韩尕玉兰谈起这次行程难掩兴奋。

韩尕玉兰儿子是聋哑人,全家靠打零工维生,在脱贫攻坚启动之初,就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重点帮扶。

“感谢党的好政策,我把政府资助到户产业资金入股了妹妹的拉面馆,全家也都在拉面馆打工。现在,终于攒够给儿子娶媳妇的钱了!”韩尕玉兰说。

像韩尕玉兰这样从循化县走出去靠拉面谋生的有4万多人,开的7000多家拉面馆遍布全国。

隔河相望的保安族,发展“腰刀”产业,带动一批贫困户脱贫。

小特色,大产业。当我们把目光扩展到全国,“核桃村”“洋芋村”“小吃村”“电商村”“网红村”……遍布全国、星星点点的特色乡村,为脱贫攻坚中的山乡巨变写下鲜明的时代注脚。

贫困,绝不是宿命。湖南长沙“90后”苗族姑娘杨淑亭因意外车祸导致高位截瘫,她不认命不服输,坐着轮椅开启创业之路,带动数百家贫困户脱贫;陕西扶风县吴家村村民王喜玲不幸遭遇丧夫之痛,倔强的她顽强拼搏、自强自立,几年后成为扶风县第一个主动退出贫困户的人……

自强不息、奋斗脱贫的精气神,在广阔的神州大地充盈激荡。

一些一度离开家乡的农家子弟,也被热潮感召,毅然返回故土、建设家园。

走出大山的安徽黟县塘田村老兵黄忠诚,退伍后操持木材生意,小日子一度红红火火。但他始终放心不下村里,回到家乡任职村委会主任,“我要帮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发展产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每个贫困户脱贫背后,都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场硬仗。

减贫奇迹来自社会保障网络——

丰富,但一直卖不上价。他自掏腰包甚至贷款流转土地、建厂房,发动村民入股茶叶专业合作社。沉寂已久的荒山,开始重焕生机。

2016年9月5日,黄忠诚兑现了组建合作社时对贫困户的承诺,向贫困户发放股金分红。欢天喜地的日子里,他却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猝然倒在了分红现场……

这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数字——8年多来,全国牺牲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扶贫干部,共有1500多人。

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劳累过度、突发疾病……这恐怕是和平年代里,牺牲人数最多的一场“战役”。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场可歌可泣的伟大征程,永远不能忘记这份长长的牺牲名单——

姜仕坤、黄诗燕、蒙汉、泽小勇、黄文秀、余永流、青方华、蓝标河、秦彦军、张小娟、吴国良、吴应谱、樊贞子……

他们中,既有县委书记、县长,也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镇干部、村干部,更有从四面八方赶来把他乡当故乡的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和扶贫工作志愿者等。

2020年12月1日,在脱贫攻坚即将奏响凯歌之际,余永流积劳成疾,生命定格在33岁的年轮;在3天后的追悼会上,他不满3岁的小女儿“公主殿下”,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位“臣”已经永远不告而别……

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是共产党人历经岁月砥砺,始终不变的初心。

为了让悬崖上的全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建制村通路,呼啸轰鸣的直升飞机飞进了昔日静谧的四川凉山阿布洛哈村,为筑路工人送来施工设备;

为了让全国最后一个地级行政区接入国家大电网,施工人员顶着高寒缺氧的艰苦环境,背起氧气瓶、吃着护心药,在西藏阿里高山之巅竖起塔架,架起电线缆;

为了让最后的“锅底人群”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全体扶贫干部顶着世所罕见疫情冲击的巨大压力尽锐出战,将汗水洒遍每一条沟沟坎坎……

伟大的脱贫攻坚实践,激荡着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那是不信东风唤不回的担当精神,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攻坚精神,丹心从来系家国的奉献精神……

云南华坪县,金沙江畔僻处一隅的小城。每一个来到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人,无不被一段誓词震撼——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

写下这句誓言的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扶贫干部”。但她弱小的身躯,充满了对贫困的睥睨、对命运的渴求。

这位63岁的校长,扎根边疆教育一线40余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推动创建了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至今已帮助18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考入大学。张桂梅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张妈妈”。

众人拾柴,微光聚力。反贫困的史诗画卷中,14亿中国人都是张桂梅一样的“编外”扶贫干部